

美国的下一次(退休)革命

■泰德·普林斯(Ted Prince)

美国正在步入战后婴儿潮的退休时代。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承担得起这些退休开支。

很明显,照现在的情况下去,美国的社保体系将无力应付。如果目前的退休年龄和福利水平保持不变,社保体系的钱到2037年以后就用光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晚从2015年起,社保体系的现金流将开始转负。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个因素——公共领域员工的养老基金也在大规模地亏蚀。随着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亏损将越来越大。

但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我们不能光从一个会计师的角度去看美国的退休体系。驱动退休体系偿付能力正向发展的,不是些会计要素,而是人口结构、政治和民众的行为选择。这三个因素反映出其它一些趋势也在起作用。

先来看美国的人口结构。

美国从非法的移民中获得了好处。移民不断带来更年轻的人,帮助逆转了美国的老龄化趋势。目前,共和党人尤为反对移民,但非法移民屡禁不止,因为美国相较于其南部一些生活条件糟糕的国家来说,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除非美国对其南部边境采取“杀无赦”的政策——但美国决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美国的抚养比要优于统计学家的预测。这意味着美国的退休体系得以优化,因为非法移民增加了年轻人,而他们几乎都是更努力工作并会缴税的劳动力。

接下来是政治因素。正如刚才所说,美国的退休体系不仅仅是联邦社保体系,它还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员工的养老金体系。私人领域的养老金体系运行状况良好,但公共领域的养老金体系却十分混乱,这是因为公共领域的工会组织总是让从政的人(主要是民主党人)去提供根本提供不起的退休福利。

但是新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会让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刚把钱用完,连民主党都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党更是如此,特别是因为“茶党”的缘故。

在未来两年里,刚刚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多数地位的共和党将努力让全国的选举体制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可以预见,到201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就算奥巴马获得连任,共和党也能获得更大优势,这将削弱工会的势力。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共和党获得2010年中期选举胜利之日起就已经开始发生。

一个关键的指标是,奥巴马正在向中间立场靠拢,他重组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并将优先考虑的重点从工会身上转移——正如我们看到美国与韩国促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他需要这样做来赢得连任。可以预见,随着这方面的行动陆续展开,公共领域的退休体系会逐渐出现好转。

国会政治权力的变化还将帮助推进正在兴起的联邦赤字削减行动。目前看来,两党似乎都清楚必须减少赤字,而且医疗和退休体系都必须重组。这样,退休体系的净支出会减少。

民众的行为选择是另一个因素。我们应该记住,美国民众和欧洲民众的退休行为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欧洲人非常重视退休和假期,用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一直都

很早,而且还能享受优渥的退休福利。

相比之下,美国工作者不仅休假次数少得多,而且更倾向于迟一些退休。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走向富裕的、勤劳的移民,他们不相信政府会包办他们的退休生活。一旦美国的退休体系崩溃,这些人多数会从移民大家庭里获得相互支持。

在美国,强迫一个人退休是违法的(除了在美国军队和联邦调查局中)。只要能找到新工作,年龄大的人就可以继续上班。美国人现在退休得越来越晚,但退休体系在做预测时没有将这种变化考虑在内,因为这个现象非常新,人们对其还没有充分的了解。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的退休时间晚于退休体系规划者的考虑。就算退休体系规定的退休年龄迟于他们现在的退休年龄(一定会这样),人们仍会比实际的规划更晚退休。

当然,这可能意味着年纪大的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将会降低,但是没关系,因为就算工资待遇不优厚,也比退休福利给得高。但是,没有钱过日子和靠完全不

今年是美国战后
婴儿潮一代
迈入退休年龄的头一年。
调查显示,
在未来19年,
每天将有1万名
美国人进入65岁。
战后婴儿潮的退休,
将掀起一场“海啸开支”。
美国现有的退休制度
能否应对这波退休潮?

够的微薄退休福利过日子仍然有所区别。

此外,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的创新和增长能力会创造更多税收,为社保体系奉献更多资金。

Facebook诞生7年,已经拥有近6亿用户。不久前对其的估值在500亿美元以上,比世界上多数顶级公司都值钱;Groupon,一家新兴的网络公司,成长之快甚至超过Google和Facebook当年的速度;硅谷也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美国的创新机器重新开足了马力。

还有一点,得再次回到人口结构和移民问题上来。移民往往富有创意,并能为经济带来活力。例如Google的Sergey Brin来自俄罗斯,而eBay的Pierre Omidyar生于巴黎,父母则都是伊朗人。未来20年,来自墨西哥和其它国家的1000万-1500万移民将为美国的增长和创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以预见,会是十分积极的。

那么,美国的退休体系能不能撑得住?或许能,天知道。美国的各级政府和世界其它政府一样,往往效率不高且繁冗。但是美国的经济、社会和公民的行为选择能不能撑下去?这一点用不着怀疑。美国的私人部门正在恢复生机,公民行为也在迅速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美国的增长机器已重新发动,我当然不会不看好它。

作者是佩斯领导力
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兰晓萌编译



IC 供图

奥巴马的B计划

■迈克尔·莫兰
(Michael Moran)

人们很容易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二晚间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基调放在了国内——这场具有议程设置功能的政治演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拉回中间派“独立”选民的“芳心”,他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来赢得2012年的总统大选。

奥巴马用很多措辞精妙的语句号召美国人民在图森市报复性枪击事件过后要表现出更多的团结精神。奥巴马还称赞了新的中小企业减税法案得以通过;点名听众中一些通过创新创造就业的企业家;要求税收改革;并念了一长串计划和提议,目标无一不是就业、就业、就业。

但是,由于美国之强大有赖于其经济的活力,因此,演讲中的几乎每一段都凸显了对外政策。在美国的实力不可否认地相对处于衰退而国家债务预计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GDP的90%之时,将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区别开来是完全不实际的。

“现在的利害不是谁将赢得下次选举——毕竟,我们刚刚举行完一次。”奥巴马说,“现在的利害是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行业到底要扎根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一而再,再而三,不

由于美国之强大
有赖于
其经济的活力,
因此,演讲中的
几乎每一段都
凸显了对外政策。

说到削减联邦支出,说到美国贸易政策,还是清洁能源计划,他都会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美国正在落后于其他国家。

“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出一些变革后,就能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所以,他们开始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更早、更久的教育,更加重视数学和科学。他们投资科技研发和新技术。就在不久前,中国已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私营太阳能研究设施的国家,并拥有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尽管仍着眼于国内选区,奥巴马当晚实际上发出

了响亮的呼吁:美国人要重视全球竞争(总统称之为“卫星时刻”),但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至今所做的只有抱怨。

“未来十年,所有的新工作中几乎将有一半要求高中以上学历,但我们的孩子中却有四分之一连高中都没读完,而且,我们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正落后于其他国家。”他说。这次,他没有说“印度”和“中国”。

奥巴马还宣布了一系列胜利: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瓦解基地组织、与俄罗斯成功签署《战略武器裁减条约》(START),他称:“伊拉克战争即将接近尾声。”——这句话赢得了两党的掌声。但整体上,奥巴马的重点一直放在一个宏大的主题上,那就是:确保美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

“规则已经改变。”总统说。对于关注外部世界的人来说,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但美国人还没有习惯甚至接受这个事实。人们总是更容易憎恨变化,并寻找一些“替罪羊”。奥巴马说,他相信美国是一个“拥有爱迪生和莱特兄弟,拥有Google和Facebook的国家。在美国,创新不只改变我们的生活,它还是我们谋生的方法”。

作者是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RGE)执行编辑
兼高级地缘战略分析师
兰晓萌编译

欧元区静候一场新危机

■伊夫·默施(Yves Mersch)

目前,欧洲正在投入大量精力让欧元区危机管理机制制度化。这个目标很好、很重要,但更重大的挑战却是预防危机之必要——而这一点正被持续的争论所淹没。

在去年圣诞节前的欧盟峰会上,欧洲各国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在2013年推出一个新的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用它来取代基于卢森堡的欧元区金融稳定基金(EFSF),后者几乎是在去年5月一夜之间敲定的。EFSF的草草成立反映出,在明确的金融危机处理规则出台之前,欧元区的这个制度框架将永远算不上完善。

但是,虽然欧元区将拥有一些坚固、设备齐全的“隔离病房”,但要从此不再受到金融传染的折磨,还得需要效果更好的“疫苗”。不幸的是,这一点没有引起从政者的重视。

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欧元区的法规不完善、监管不够有力。欧盟作为一个货币联盟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尽管使用单一货币,却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基础。欧元的设计者非常清楚,成员国的公共财政健康是保证欧元稳定的先决条件。因此,各国当初在《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下达成妥协,以期在不对主权国家的预算和税收政策进行实际干预的情况下,让它们的财政健康度实行量化。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妥协十分脆弱。欧洲国家在做出财政政策以稳定为主的明确承诺方面一直缺乏政治意愿,这一点从2005年SGP在德国和法国的总愿下受到削弱可以看出。而此后,欧元区成员国连弱化的SGP的规定都疏于遵守。事实上,自欧元被引入以来,SGP设定的赤字上限(GDP的3%)已经被突破了近100次之多,但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受到过惩罚。

既然SGP的赤字要求屡屡被违反,债务限制(GDP的60%)也少有人遵守,那么一些国家遭到市场的惩罚也不足为奇。欧元区债务危机凸显出从政者不愿也无法让财政政策与稳定性要求保持一致。相反,为了赢得选举做出短期承诺,他们选择牺牲长期目标和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这说明有必要将欧元区国家的债务管理和短期的选举约束相分离。欧洲需要的是对财政扩张和过度举债的自动制裁,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在这方面的约束力不够。

若如欧盟委员会的计划承诺的那样,在经济出现一些不好的发展势头初期就予以反击,也都没什么问题,但采取措施的时机不应选在会产生实质威胁的财政扭曲的时候。这样的扭曲通常出现在宏观经济失衡之后。在一段时间里,繁荣或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及兴旺但规模过大的银行系统会掩盖竞争力逐渐丧失、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威胁的事实,这正是欧元区发生过的。当看似健康的国家预算终于不堪重负之时,一切就来不及了。

当经济刚出现不好的发展势头,就应该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比如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团体,基于客观、可理解的指标(如单位劳动成本),对宏观经济方向出现错误的成员国公开发出警告,这便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

当然,欧洲的政治界不会喜欢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意味着在某些程度上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毕竟,公共财政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权限。

但一旦危机降临,这点损失就会被更强劲的财政所抵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国家主权的捍卫者从不抱怨本国以向欧洲央行上交货币政策制定权为代价,换取使用欧元,从而带给本国低通胀和与该地区最稳定的货币相同的利率。稳定的货币和健康的公共财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事实不过如此。

近期的教训让欧盟有机会扩展制度,使其能够显著降低下一次危机出现的机会。这意味着要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将重心更多地放在预防危机而不是管理危机上。

不愿意在某些领域让渡一些主权,实际上等于静候一场新的危机,危机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一旦这样,装备再精良的“隔离病房”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作者是卢森堡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治理委员会成员
兰晓萌编译

广发证券
GF SECURITIES

HAPPY NEW YEAR
精彩绽放 2011

新年快乐 财运广发

■ 证券代码: 000776 ■ www.gf.com.cn ■ 客服热线: 95575

